

浅谈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的民族气节

——以《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为例

郭艺 马成文^{通讯作者}

(宁夏大学 宁夏 银川 750000)

【摘要】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是巴勒斯坦极负盛名的抵抗诗人，探析达尔维什诗歌有助于揭开巴以冲突的背景，引发对难民群体遭遇的同情，对于当今社会和平发展仍然有着借鉴意义。本文将从四个章节来论述达尔维什的民族气节。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所坚持的信仰追求、文明准则、价值尺度，也是一个民族的人格化特征，是决定一个民族存续的精神品质，剖析在时代大背景下集体的精神力量的作用以及对个体的鼓舞与启示。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以达尔维什诗歌切入，拨开巴以冲突的重重迷雾，关注到难民群体的境遇，从而探讨达尔维什的民族气节。

【关键词】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民族气节；难民；巴勒斯坦

1 引言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长期存在领土、政治和宗教纷争。这场冲突涉及以色列建国、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领土占领、定居点扩张、分裂的政治权力以及宗教矛盾等因素。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巴以冲突已经导致了大量的伤亡和破坏，并持续影响着中东地区的稳定和和平。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就是这样一位献身于捍卫巴勒斯坦问题的抵抗者，他通过诗歌讲述国际社会对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担忧，根除殖民者的身份结束斗争。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随着 2023 年 10 月巴以冲突再一次爆发，民族矛盾进一步升级，巴勒斯坦抵抗诗歌便发挥着这样一种历史作用：强调巴勒斯坦人民对于历史、文化和土地的执着和坚守，通过文学、艺术和建筑等方式，巴勒斯坦人民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以此抵抗冲突对文化的破坏。在巴以冲突中双方实力悬殊，面对以色列强大的军事武装力量，巴勒斯坦难以抵抗，和平进程备受阻碍。

从学术意义出发，达尔维什的诗集所体现的巴勒斯坦民族的整体性与完整性对于后世研究巴勒斯坦民族性有着极大的历史性的价值。达尔维什不仅是民族诗人，他诗歌中反应的是爱国情怀，而且参与了起草巴勒斯坦独立宣言，向世界宣誓巴勒斯坦民族捍卫本国国土的坚定决心，达尔维什将诗歌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用诗歌凝聚了当时的巴勒斯坦人，也鼓舞后世巴勒斯坦人前仆后继。从理论意义出发，达尔维什的诗歌，无论是从艺术手法、意象分析还是情感的表达，都是极具时代背景的代表作品，就诗歌整体而言，大部分作品绕难民与故土展开，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爱国著作。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内有关研究达尔维什诗歌的论文不计其数。国内的研究者主要是阿拉伯语翻译家薛庆国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张洪仪、对外经贸大学邹兰芳教授以及北外的唐珺老师，薛庆国教授与唐珺博士共同翻译并出版了达尔维什的诗选——《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此外有唐珺老师对于达尔维什的抵抗诗的多重解读和达尔维什和阿米亥对土地空间建构的对比，徐婷瑶老师对诗歌语言特色的研究等等。

国外对达尔维什诗歌的研究也有很多，大多是从艺术手法、政治立场以及情感表达等等几个方向出发，著名的有学者沙基尔·那布鲁西 (البروسي شاكر) 的《为土地疯狂的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诗歌及思想研究》，素布海·哈迪迪 (حبيبي صحي) 的《流亡地的橄榄——马哈茂德·达尔维什诗歌研究》，将《橄榄树》作为分析对象，研究诗歌艺术手法。

1.3 写作思路、方法与创新

本文写作思路首先是出于对巴以冲突热点问题的关注，持续时间如此之久一定有其不可调和的矛盾，越是如此艰难的境遇才越是能够诞生像达尔维什这般能够为难民群体发声的大文豪，选择达尔维什作为论文研究对象，无疑可以拨开巴以冲突的重重迷雾，关注到难民群体的境遇，从而探讨达尔维什自身的民族气节。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以诗歌文本为研读中心，联系诗人达尔维什的生平、创作背景和巴勒斯坦及阿拉伯文化进行综合分析，最后采用归纳和演绎、分析和概括、抽象和综合的方法，结合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形势、历史文化语境来探析诗人的民族气节。

2 达尔维什生平及主要作品

2.1 达尔维什的生平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巴勒斯坦一个北部的小村庄——比尔瓦，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出生了，在他七岁的时候。第一次中东战争一触即发，巴勒斯坦是这场战争中的牺牲国，其国民也无一幸免，年幼的达尔维什跟随家人避难于黎巴嫩，后又转站到海法，在海法完成了中学的课程直至毕业，在担任“以色列共产党”（该党同情巴勒斯坦事业）机关报的编辑时，由此便开启了自己的创作之路。达尔维什曾说“语言是我的武器，写作是我的舞台，成为一名诗人是我的梦想”。他 12 岁那年因在公开场合诵读带有阿拉伯民族主义色彩的诗歌而受到以色列军官的训斥，他开始意识到：“一首诗竟能让强势的政权感到不安，这意味着诗歌一定是一项严肃的事业，我选择将真相写出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同时我也真切地感到这是件危险的事”。

在 1982 年达尔维什成为流亡者，在开罗和突尼斯等阿拉伯国家的首都生活，然后定居在巴黎。巴勒斯坦在 1995 年后建国成立自治政府，达尔维什也结束了他流亡的日子。2008 年 8 月 9 日达维什由于医院接受心脏手术意外失败而去世，最终巴勒斯坦以国葬的形式安葬了这位为巴勒斯坦和平事业奋斗一生的“巴勒斯坦的情人”，举国悲恸，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一家医院去世。

2.2 达尔维什主要作品简介

达尔维什的早期创作是在青年时期，这个时期诗人流亡到法海地区，此时的法海已然被以色列占领。诗人不断的创作了《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鸟儿死在加利利》、《我的爱人从梦中醒来》、《无翼鸟》等等著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旅居时期创作了《为何你将马儿独自抛下》、《婚礼》、《更少的玫瑰》、《我见我所愿》等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达尔维什结束了悲苦的异乡人身份，巴勒斯坦完成了建国，一切在这二十几年的流亡中全部结束，在故土定居。

2.3 达尔维什的后国家身份

达尔维什在《我属于那里》中写道，“我已经学会并分解了所有的词，以便从中得到一个词：‘家’”。这句话，不仅讲述了苦难的共性，而且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从而对语言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产生更丰富的理解。诗人创造的“家”这个词，是通过毁灭所有的词而创造出来的。只有通过拆解所有词语，才能找到家——作为所有行动背后的驱动力以及一切回归的动力。

达尔维什写道：‘我来自这里，我来自那里，但既不是

这里也不是那里’”。最后一句中的物理置换并没有减少第一句的起源地——“我来自这里”，建立一个超越地理和国家的社区，也是他关注的重点。达尔维什说：“无论作为诗人还是作为人，我都希望将自己从巴勒斯坦解放出来，但我不能。当我的国家得到解放时，我也将得到解放”。达尔维什的巴勒斯坦是一个记忆，一个最真实形象的想象国家。

3 《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中的民族气节

达尔维什被誉为“阿拉伯语的救世主”，他的作品包含了一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源于跨越语言和民族界限的特定苦难，以“将民族铭刻在普遍之中”。他同时又是反殖民主义的，在政治上关注建立一个独立和自觉的巴勒斯坦，摆脱了帝国的占领，按照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导论中暗示的意义上说是后民族主义的。赛义德描述了“激发和挑战，在帝国主义时代一直是文化思想核心的基本静态的身份概念，由国家定义反过来又获得其权威，来自一个据说没有被打破的传统”，这种超越以民族术语定义的身份的姿态，需要超越后殖民身份结构的运动。

3.1 达尔维什的诗歌与后殖民文学

流放文学可以归类为后殖民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达尔维什没有选择超越他的国家，而是根据情况的必要性，将他的社区作为一个想象的结构[]随身携带，因此，他能够超越民族认同的界限进行写作，并接触到一个与任何巴勒斯坦人无关的社区。后民族主义虽然与后殖民主义相关，却是截然不同的，后国家社区存在于国家边界之外，包括包围一个国家人民的物理边界和时间进程。

3.2 《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中民族气节的具体体现

3.2.1 土地的天然联系

在达尔维什诗歌里，出现最频繁的意象是“土地”，巴勒斯坦是长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生存领域，因而在民族的建构方面相对于农耕文明更为松散。这里重点分析达尔维什诗歌中的意象体现出的民族气节：

“我见到你在山洞口，在火焰旁，挂在晾衣绳上，成为你孤儿的衣裳，我见到你，在炉火中，在街巷间，在畜栏内，在太阳的血液里，我见到你，在凄苦孤苦凄惨的歌声里！我见到你，渗透了海盐与沙砾，你美的宛若大地，宛若儿童，宛如茉莉”

在每一个“你”所存在过的地方寻“你”来时的踪迹，在山洞口，在人间烟火气里，我愿意为“你”付出我所有我的躯体，我的生命，我的灵魂，若能挽回“你”，我在所不

惜。“你”是我心中纯洁的处女地，达尔维什在诗中一语双关，“你”既指生育养育自己的母亲，也指故国巴勒斯坦。

3.2.2 多次出现鸟儿的意象

达尔维什诗歌中鸟儿的意向也曾多次出现，如《流亡地来信》中：

“祝福且祝福，我对送信的人说：你告诉她我很好，我对鸟儿说：鸟儿，如果你偶遇了她，别忘了对她说，我很好。我，真的很好。我很好。我依然能洞察这世界，这苍穹依然有皎洁的月！”

此处的鸟儿象征着自由和信使，漂泊在外的异乡人承受着生活的重担，面对悲伤与愁苦，告诉“她”我一切都好，“她”既指爱人，也指祖国巴勒斯坦，“把微笑粘在我忧伤的脸庞”更是一种生活所迫，但仍要报之以歌，敢于直面人生的未知与苦难，并报之以歌的勇敢。鸟儿，亦是心中的一种慰藉。

3.2.3 玫瑰与麦子的象征

达尔维什的诗歌中出现了不少麦子以及与麦子相关的事物，如：麦穗、饼馕、食粮。麦子是最基本的粮食，也是难民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刚需，也有玫瑰与麦子的对比，与之相对的是浪漫与现实的反衬：

“我们喜爱玫瑰，但我们更爱麦子，我们喜爱玫瑰的芳香，但麦穗比它更为纯洁，快用岿然不动的胸膛守护麦穗，免遭风暴的席卷。”

这一首诗将玫瑰和麦子进行了对比，玫瑰固然芳香，但是麦穗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美好的事物，作者认为麦穗才更为纯洁，因为这种纯洁是背负了土地、农民和坚韧这三座大山，这永远是玫瑰这种浪漫主义的代表所无法代替的，玫瑰是理想，而麦子是现实，在饥寒交迫中，流离失所的人们自然会选择现实，选择麦穗，而非理想主义的花朵。

4 达尔维什的民族气节对后人的影响

达尔维什对后人的精神鼓舞体现在方方面面。他深知他所要肩负的使命不仅是运用诗歌来唤醒对人道主义的诉求，诗人也身上肩负的民族责任，代表迷失的巴勒斯坦同胞找回日渐衰微的巴勒斯坦文化以及价值观，更多的是凝聚一种民族认同感，1988年巴勒斯坦完成建国，《巴勒斯坦宣言》掷地有声。达尔维什所做出的努力不仅鼓舞了巴勒斯坦整个民族以及巴勒斯坦的回归，另一方面还对19世纪后期的亚非拉民族运动以及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有一定的影响，最终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崛起，在疲敝中发展

民族经济，一步一步逐渐建立政权并实现独立。

达尔维什的诗歌揭示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流亡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的同情。然而，流放并不能让诗人和巴勒斯坦人普遍忘记他们对自己的故土的热爱。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世界联系愈加密切，世界随之也越来越小，达尔维什以一个流亡的巴勒斯坦人的形象努力维持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身份。他的主题树立了国家和革命的印记，他捍卫自己的后殖民身份和他的民族主义问题，在流浪中频繁的寻找巴勒斯坦人的身份。

参考文献

- [1] 罗世平. 后殖民小说与主体性 [J]. 国外文学, 2008(04):32-40.
- [2] 林丰民. 中东民族主义在阿拉伯现代诗歌中的表现 [J]. 东方论坛. 青岛大学学报, 2006(04):49-57.
- [3] 李玮. 枪炮中的玫瑰—巴勒斯坦诗人迈哈茂德·达尔维什[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 [4] 潘定宇. 战斗的巴勒斯坦文学 [J]. 阿拉伯世界, 1982(03):38-48.
- [5] 彭树智. 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编后记 [J]. 博览群书, 2002(06):38-39.
- [6] 唐珺. 当代巴以诗歌中“土地”空间的两种构建——以达尔维什与阿米亥为例 [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19a(03):5-11.
- [7] 唐珺. 诗人之道 * 你的秋天 [J]. 世界文学, 2014b(04):242-251.
- [8] 唐珺. 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抵抗诗”的多重解读 [D].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c.
- [9] 陶家俊. 身份认同导论 [J]. 外国文学, 2004(02):37-44.
- [10] 徐婷瑶. 达尔维什诗集《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语言特色研究 [D].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9.
- [11] 余玉萍. 边界生存:当代巴勒斯坦文学的流散主题 [J]. 世界文学评论, 2008(02):194-198.
- [12] 窥窕 (HAIFAA SAMEER MAHMOUD AL. DABBAGH). 马哈茂德·达尔维什诗歌中的成语与意象翻译研究 [D]. 浙江大学, 2019.
- [13] 周顺贤. 巴勒斯坦文学 (一) [J]. 阿拉伯世界, 1994(02):10-12.